



菜瓜棚仔跤

阿爸上愛褪腹襖(theh)，佇彼翕熱甲予人強欲擋袂牢的六月天。

菜瓜棚仔跤，圓一條竹仔做的the椅，泡一鉗茶米茶，喙裡咧食薰，收音機倚佇咧耳空邊，聽阿爸上恰意的歌仔戲，那聽那綴咧唱。

阿爸有歲仔，田裡粗重的穡頭做無法矣，這幾冬來的熱人，逐个熱翕翕下晡，差不多攏是按呢過的。

工廠的工課若無誠趕，我定定會提細塊椅頭仔，坐踎阿爸的身軀邊，看伊軟(suh)空氣吐白煙，聽伊講少年時擺，奢颯的往過。

自我捌代誌了後，阿爸予我的感覺，是一个阿莎力、跋義氣的條直人。

佇庄仔內，阿爸毋但是上老輩的村長，閣是重大糾紛的中間者。聽阿爸家己咧講，較早若是伊欲出來選村長，規庄仔內的人，無人敢和伊拚，會使講是百面贏的。

一直到六冬外前，身體袂堪得，阿爸才無閣共人佇選舉場拚輸贏，毋過庄仔內，若有拄著啥物撫tshik袂好勢的大代誌，嘛是也就攏愛請阿爸出面來撫，逐家攏呵佬阿爸，是古早時擺的「魯仲連」，頂港有名聲，下港有出名。

予我感受上濟，嘛是阿爸一世人，上值得囂俳的一層代誌。

阿爸講伊十三歲就綴阿公學作田，十五歲就恰庄仔內的播田、割稻仔班，四界去共人播田、割稻。

當當下港的稻仔，黃甲會使收成的時，庄仔內就會組一班割稻班，落下港割稻仔趁錢，落下港一逝，上無嘛愛個外月，才有法度閣踏入門，十四、五歲的半大人囡仔，欲參大人做全款的工課，毋但愛綴人會著陣，穡頭閣袂使個做比別人較稔，阿爸講，彼當時，若毋是存著，輸人毋輸陣，輸陣歹看面的志氣，參天拍天成，勇甲若牛的體格，欲哪牽會去。

天飼人肥黠黠(tsut-tsut)，人飼人一支骨。

阿爸一世人攏咧擱田塗，伊對土地誠敬重，伊定定會提田裡種作的過程，和其中所蘊涵的哲理來教示我，阿爸雖然無讀佹濟冊，毋過參伊講話，會使予我學著誠濟，冊內底學袂著的智識。

作田仔的穡頭誠艱苦，不而過作田人的心內是樂暢的，雖然天未光就出門，三更半暝才入門，毋過看著家己親手播的秧仔，一工一工咧大穰，彼款歡喜的心情，可能干焦古早時擺的田園詩人陶淵明，才有法度了解。

予我上會記得的就是，和阿爸鬥陣掌草的時擺，彼當時猶閣細漢的我，忍較袂牢，跪踎田裡掌草，去、來、轉幹，一逝百外外米，半路攏會停落來，歇睏幾若擺，阿爸刁意故

掌較慢咧等我，不時閣會褒我掌了袂稔，我毋甘願掌輸阿爸，就拚性命逐(jiok)，連鞭我掌贏阿爸，連鞭阿爸掌佇我頭前，兩個爸仔因就按呢跪踎田中央掌草相逐。

這款的競爭，予我覺悟著，人活佇仔世間，毋但咧和別人比賽，嘛是咧和家己相拚，無到上落尾，啥人贏，啥人輸，猶毋知咧，袂使清清彩彩就放手、就認輸。

作穡做甲規身軀疼了了，跔、手攏結lan，毋但袂感覺艱苦，顛倒是予我心肝頭快樂的源泉，阿爸定定講伊細漢艱苦的代誌予我聽，就是欲予我知影，食果子拜樹頭，飲水思源，感恩、惜福的道理。

阿爸唸一喙芳貢貢的茶米茶，敲一下薰屎，用指頭仔比阮兜頭前，彼片樹仔青籠籠，景緻誠嬌的學校埕講，光復無倂久，遐猶閣是墓仔埔，是飼牛囡仔要放風吹上讚的所在，尾仔庄仔內到歲會使入學的囡仔，愈來愈濟，庄仔內的人開會了後，拜託阿爸tshuā頭，佮縣政府參詳，參詳好勢，就發落祛金、遷葬。

阿爸笑甲喙仔裂獅獅講：今仔日這間所在闊、設備十全的國校仔，就是伊參庄仔內的人，鬥陣拍拚爭取來的。自彼陣開始，庄仔內的囡仔，讀冊就較近矣，毋免閣像阿爸較早彼款，欲讀冊就愛行足遠足遠的路。

阿爸尻川徙振動一下，繼落講，伊較早讀冊的時，無錢通買鞋，攏嘛褪赤跔，極加是穿阿媽用稻草掠的草鞋爾爾，讀冊褪赤跔，行石頭路，哪有通親像這馬的囡仔遐好命，毋是名牌的鞋仔毋穿。

一四界的路，攏鞏打馬膠，鞏甲金爍爍；較好額的人兜，囡仔上課，放學閣有嬌嚙嚙的轎車咧載，莫怪阿爸會幌頭吐大氣講，時代誠實無仝矣。

講著彼站仔艱苦的日子，予阿爸想起著做囡仔時的一層值得數念的過去。

阿爸唸一喙茶。講伊國校仔四年的彼一冬，伊的導師才對外位調來的，逐擺若到拜六下晡，就會坐公路局的車轉去個兜，阿爸講老師誠疼伊，老師欲坐車轉去的時，伊攏會去車頭送伊，老師上車了後，坐踎上後壁一排，車開行通好和阿爸iat手，毋過阿爸逐擺攏看袂著，老師iat甲誠大下的彼肢手，因為車開行，風飛沙塊蓬蓬，塊甲烏天暗地。尾仔老師換坐倚窗仔邊的位，阿爸才有法度參老師iat手相辭。

Tin落來的菜瓜藤仔，予微微仔風吹振動，幌過來，幌過去，予翕熱的下晡時，有小可仔較無遐熱的涼意，阿爸嘛愈講愈繼拍。

民國五十一年年的寒人，庄仔內來了一連演習的阿兵哥仔，天氣寒甲欲死，阿兵哥逐个攏共家己，包甲若大笨倉咧，彼工早起時，罩霧罩甲伸手不見五指，連頭前幾米內，就分袂清啥人是啥人，阿兵哥仔個前一暗半暝仔才來，對庄仔內的路草無熟，閣拄著罩霧，透早起來欲洗喙洗面，煞四界揣無水通用，彼當時規庄仔內，干焦阮兜有一口水井，規陣阿兵哥仔，為著揣水踎庄仔內覓玲瓏。

阿爸講，當伊知影情形了後，毋管三七二十一，就去倚踎庄頭，用講袂輾轉的台灣國語，參個比跔劃手，tshuā遐个阿兵哥仔來阮兜的鼓井掙水。代誌過去了後，阿爸的熱心，嘛受著逐家的呵佬，佮軍仔的表揚。

這馬，庄仔內的逐口灶，攏嘛有牽水道水，四十外冬前，予規庄人食水的彼口鼓井，顛倒煞予人嫌無清氣，填井仔。較早眾人相爭掙水的鬧熱，佮這馬強欲無人會記得，遐較早捌有過一口鼓井的稀微，實在是差天佮地。

紅帕帕的日頭漸漸的欲落海矣，庄跔的欲暗仔時，恬卒卒。

一陣一陣的鳥仔，對頭殼頂飛過，欲飛轉去歇岫，阿母暗頓煮熟矣，兩肢澹漓漓的手，佇彼圍軀裙頂懸拭來拭去，那拭那行對菜瓜棚遮來。

「食飯矣啦！」，阿母掖(hiànn)一領內衫欲予阿爸，阿爸無穿，繼手共衫擲被佇咧the椅杆仔。

我叫是阿爸欲入去食飯矣，看伊peh倚起來，伸一下仔勻，又閣坐落來，用手iàt阿母叫伊先入去。我看阿爸又閣坐落the椅，我嘛tsong-á怎恬恬坐咧，無振動。

阿爸越頭過來共我講，赤焱焱的日頭拄才落去，厝內底猶閣燒滾滾，西照日的樓仔厝，熱人若無鬥冷氣，厝內熱甲袂輸若烘爐咧。

阿爸講伊誠數念較早的塗塏厝，毋免吹電風，毋免鬥冷氣，吹自然風；熱人涼爽，寒人燒熱，彼款快活的滋味，予伊一世人，無法度放袂記得。

講著塗塏厝，又閣予阿爸想著較早少年的代誌，塗塏是台灣庄跤起厝的一款材料，是用稻草、粗糠，田土做伙濫落去搜，搜齊勻了後，園落一个用柴枋仔，釘好四四角角的格子內，等一、二十工副風予伊焦，就是起厝用的塗塏仔。

阿爸講伊對一塊一塊的塗塏，會遮爾仔有感情，是有原因的，伊參阿母當初是印塗塏的時熟似的，阮兄弟姐妹仔，嘛攏佇彼塗塏厝內底出世、大漢的。按呢講來，塗塏毋但是阿爸、阿母的媒人婆仔，嘛是保護阮兄妹仔大漢的恩情人。

綴著台灣經濟一冬一冬咧發展，逐个人的日子，過了一工比一工閣較好，拄天的樓仔厝，一間一間tshāi起來，佇咧錢淹跂目的台灣，這款予人想著早前，使人數念的塗塏厝，這馬攏無當看矣。賭落來的只有阿爸，對塗塏厝的數念恰感恩，這份塗塏情，嘛干焦會使永遠園跂个阿爸的心肝底爾爾。

「食飯矣啦！」阿母閣出來喝阿爸一擺，這擺喝甲比拄才較大聲。

阿爸聽著阿母大聲喝咻，才欲咧毋咧對the椅勻仔peh倚起來，共內衫被佇咧肩胛頭，共手裡的薰屎tshih予伊hua，茶甌、茶鈷，揸、提咧，寬寬仔欲行入去厝內，我提椅頭仔，the椅，綴佇阿爸尻川後。

Huānn過戶樸的時，敢若有聽著阿爸ngāuh-ngāuh唸講，時勢進步矣，台灣這幾十冬來的變遷，確實濟甲予人看著目調會花。若毋是親目調看著，就算講逐項代誌攏是誠實的，嘛叫是佇咧眠夢咧。

創 作 理 念

三十年前，就曾有過想用閩南語寫作的念頭，因時空因素不夠成熟，加上自己對閩南語的字、音認識不夠多，所以攔了下來。

直到最近才又燃起了用母語寫作的火種。努力學習，拚命吸收，終於有了成果，可以用自己的母語，寫自己看到的、想說的種種事物，也算得償多年來，想用閩南語寫作的心願。

從小到大，父親和我最親，他老人家的言行影響我最深，在父親過逝六週年的前夕，我用他老人家聽得懂的話，寫下這篇文章來紀念、思念他。

王朝源

興文紙器有限公司經理

